

唐書

二十

劉

响

等修

讓皇帝憲

惠莊太子撝

惠文太子軌

惠宣太子業

隋王隆悌

睿宗六子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生玄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生讓皇帝宮人柳氏生惠莊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後宮生隋王隆悌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初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及睿宗降為皇嗣則天冊授成器為皇孫與諸弟同日出閣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改封壽春郡王仍却入閣長安中累轉左贊善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中宗即位改封蔡王遷宗正員外卿加賜實封四百戶通舊為七百戶成器固辭不敢當大國依舊為壽春郡王唐隆元年進封宋王其月睿宗踐祚拜左衛大將軍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

三十二 唐書卷四十五

才差

以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時諸王公卿亦言平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許之玄宗又以成器嫡長再抗表固讓睿宗不許乃下制曰左衛大將軍宋王成器朕之元子當踐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僉屬由是朕前懇讓言在必行天下至公誠不可奪爰符立季子之典庶協從人之願成器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封二千戶賜物五千段細馬二十四匹奴婢十房甲第一區良田二十頃其年十一月拜尚書左僕射尋遷司徒其太師都督並如故明年表讓司徒拜太子賓客兼揚州大都督如故時太平公主陰有異圖姚元之宋璟等請出成器及申王成義為刺史以絕謀者之心由是成器以司徒兼蒲州刺史玄宗嘗製衣一大被長枕將與成器等共申友悌之好睿宗知而大悅累加賞數先天元年八月進封司空及玄宗討平蕭至忠岑義等成器又進位



太尉依舊兼揚州大都督加實封一千戶月餘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其太尉揚州大都督並停開元初歷岐州刺史開府如故四年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封爲寧王實封累至五千五百戶又歷澤潁等州刺史初玄宗兄弟聖曆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爲宮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撫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玄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饗賞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鬪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於歲月矣遊踐之所中使相望以爲天子友俾近古無比故人無間然玄宗旣篤於昆季雖有讒言交構其間而友愛如初憲尤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玄宗尤加

信重之嘗與憲及岐王範等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與殊無極上有兩僊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綸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九之効也虞舜至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此爲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歎者也頃因餘暇妙選僊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憲開元九年兼太常卿十四年停太常卿依舊爲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一年復拜太尉二十八年冬憲寢疾上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憲稍瘳上大悅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上尤加恩貸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常無日不賜酒酪及異饌等尚食物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賜之憲嘗奏請年終錄付史

每年至數百紙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
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上覽
時年六十三上聞之號叫失聲左右皆掩涕翌日下制曰朕以位
讓爲吳大伯存則用成其節歿則當表其賢非常之稱在德斯在
故太尉寧王憲誕含粹靈允膺大雅孝悌之至本乎中誠仁和之
深非因外獎率由禮度雅尚文儒謙以自牧樂以爲善比兩獻而
有光與二南而合德自出臨方鎮入配台階逾勵忠勤益聞周禮
實謂永爲藩屏以輔邦家曾不憚遺棄焉殂沒友于之痛震懼良
深惟王朕之元昆合昇上嗣以朕奉先朝之睿略定宗社之陪危推
而不居請予主盟又承慈旨焉敢固違不然者則宸極之尊豈歸
於薄德茂行若此易名是憑自非大號孰副休烈按證法推功尚
善曰讓德性寬柔曰讓敬追謚曰讓皇帝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
命憲長子汝南郡王璉又上表懇辭盛陳先意謙退不敢當帝覽
手制不許及冊斂之日內出御衣一副仍令右監門大將軍高力士
賈手書宣于靈座之前其書曰隆基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歿家人
之禮是用申情興三哀感思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其儔嘗號
五王同開邸第遠自童幼泊乎長成出則同遊學則同業事均形
影無不相隨頃以國步艱危義資克定先帝御極日月照臨大哥
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爰在薄躬既嗣守紫宸萬機事摠聽朝
之暇得展于懷十數年間棣華凋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今復淪
亡眇然無對以茲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歿謝所貴光
昭德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爲不朽大哥事跡身歿讓存故冊
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茲寵榮况庭訓傳家璉等申讓善述先志
實有遺風成其美也恭惟緒言悅焉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勝又
制追贈憲妃元氏爲恭皇后祔葬于橋陵之側及將葬上遣中使
勅雜等務令儉約送終之物皆令衆見所司請依諸陵舊例殯內
實千味食護使左僕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葷菜味一千

三十一 唐傳四十五

三

刻用

大將軍景雲元年七月遷殿中監兼檢校右衛大將軍二年轉光祿卿右金吾衛大將軍先天元年七月加實封一千戶八月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開元二年帶司徒兼幽州刺史俄避昭成太后之稱改名撝歷鄧號絳三州刺史八年因入朝停刺史依舊爲司徒性弘裕儀形瓌偉善於飲啖十二年病薨冊贈惠莊太子陪葬橋陵無子初養讓帝子珣封同安郡王先卒天寶三載又以讓帝子璿爲嗣申王授鴻臚負外卿

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也本名隆範後避玄宗連名改單稱範初封鄭王尋改封衛王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閣徙封巴陵郡王累授尚食奉御神龍元年遷太府負外少卿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景龍年兼隴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睿宗踐祚進封岐王又加實封五百戶拜太常卿兼左羽林大將軍先天二年從上討實懷貞蕭肅至忠等以功加賜實封滿五千戶下制褒美開元初拜太子少師帶本官歷絳鄭岐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傅範

三十一

唐傳四十五

五

五

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閭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跡爲時所稱時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坐與範遊讌兼私挾議緯之書配徙嶺外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皆坐與範飲酒賦詩黜庭琦爲雅州司戶諤爲山莊丞然上未嘗間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異意祇是趨競之輩強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時王毛仲等本起微賤皆崇貴傾於朝廷諸王每相見假立引待獨範見之色莊十四年病薨上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爲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徹膳累旬百寮上表勸喻然後復常開元十四年命工部尚書攝太尉盧從愿冊贈王爲惠文太子陪葬橋陵一子瑾封河東郡王官至太僕卿冒于酒色竟暴卒贈太子少師天寶三載又以惠宣太子男略陽公珍爲嗣岐王銀青光祿大夫宗正負外卿上元二年珍與朱融善珍儀表偉如頗類玄宗融乃誘崔昌趙非熊等并中官六軍人同謀逆融謂

金吾將軍邢濟曰今城中草草關外近更憑凌若何濟曰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隨之安能自脫融曰有一人足下見之自當知縱不出城亦無慮乃引以見珍濟奏之乃令御史中丞劾羽訊之珍賜死其同謀右武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右羽林軍大將軍劉從諫蔚州長鎮將朱融右衛將軍胡列直司天臺通立院高純素右司禦率府率魏兆內侍省內謁者監王道成等九人特宜斬決試太子洗馬兼知司天臺冬官正事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閔楚州司馬張昂右武衛兵曹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李岳國子監廣文進士張奐等六人特宜決殺駙馬都尉薛履謙預述謀宜賜自盡乃以濟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元桂管防禦都使左散騎常侍張鎬坐與交通貶辰州司戶鄭繇者鄭州滎陽人北齊吏部尚書述五代孫也工五言詩開元初輒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輒失白鷹繇爲失白鷹詩當時以爲絕唱後爲湖州刺史子審亦善詩詠乾元中任宋州刺史

惠宣太子業睿宗第五子也本名隆業後單名業垂拱三年封趙王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閣改封中山郡王累授都水使者尋又改封彭城郡王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戶通前五百戶景龍二年兼陳州別駕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少卿別駕如故睿宗即位進封薛王加封滿一千戶拜秘書監兼右羽林大將軍俄轉宗正卿睿宗以業好學而授秘書監及玄宗誅蕭至忠岑羲等業以翊從之功加實封通舊爲五千戶開元初歷太子少保同選衛號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保初業母早終從母賢妃親鞠養之至是迎賢妃出就外宅事之甚謹業同母妹淮陽涼國二公主亦早卒業撫愛其子逾於己子以上以業孝友特加親愛業嘗疾病上親爲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爲初生之歡玄宗賦詩曰昔見漳濱母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鵝原鳥再飛其恩意如此十三年上嘗不豫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發玄宗令杖殺韋賓左

遷皇甫洵爲錦州刺史妃惶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上遽令召之業至階下逡巡請罪上降階就執其手曰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乃歡譙久之仍慰諭妃今復其位二十一年業進拜司徒二十年正月薨冊贈惠宣太子陪葬橋陵有子十一人瑗樂安郡王瑒宗正卿滎陽郡王瑄封嗣薛王珍嗣岐王瑀爲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同正員天寶五載坐舅刑部尚書韋堅爲右相李林甫所構貶夷陵郡別駕長任母隨瑄竟以憂死七載瑄於夜郎安置後移南浦郡十四載安祿山反赴于西京

隋王隆悌睿宗第六子也初封汝南郡王長安初拜尚乘直長早薨睿宗踐極追封隋王贈荊州大都督無子

史臣曰夫得天下而治者其道舒而有變讓天下而退者其道卷而常存何者飛龍在天舒也亢龍有悔變也讓皇帝守无咎於或躍利終吉於勞謙其用有光其聞莫朽惠莊惠文惠宣隋王等或守常而獲免終保皇枝或過望而包羞貢塵青史略陽公信魁偉之狀起圖謀之心福善禍淫宜哉不令

唐傳四十五

七

吳

贊曰謙而受益讓以成賢唐屬之美憲得其先長不居震剛不乘乾讓之大者胡可比焉搗籟已降同氣連枝性習何遠非革即睽有善有惡禍福不欺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五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六

劉 昫 等修

姚崇

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陝州破石人也父善意貞觀中任雋州都督元崇為孝劾挽郎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初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詔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為疑即可其奏近日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濫耶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輕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將軍張虔勗李安靜等皆

三三

唐傳四十六

一

是也

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兇孽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臣敢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銀千兩以賜元崇時突厥吐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乃改為元之俄遷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長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請解職侍養言甚哀切則天難違其意拜相王府長史罷知政事俾獲其養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則天深然其言改為春官尚書是時張易之請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訴元之斷停易之屢以為言元之終不納由是為易之所譖改為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使充靈武道大摠管神龍元年張柬之相彥範等謀誅易之兄弟適會元之自軍還都遂預謀以功封梁縣侯賜實封二百戶則天移居上陽

官中宗率百官就閭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鳴咽流涕彥範東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歲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兇逆者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無幾出為亳州刺史轉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遷中書令時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預朝政宋王成器為閑廐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兵外議以為不便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離間兄弟請加罪乃貶元之為申州刺史再轉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為政簡肅人吏立碑紀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在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復遷紫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固辭實封乃停其舊封特賜新封一百戶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

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憂不救於三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今有司隱括僧徒以偽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蠹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蝻以及蠹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既解畏人易為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承山東百姓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自古有討除不得者祇是人不用命但使齊心勦力必是可除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為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報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

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飢饉將何自安幸勿遲
迴自招悔悛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
者不可勝紀時朝廷喧議皆以驅蝗爲不便上聞之復以問崇崇
曰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通權
者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摠盡人至相食
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相噉毛今山東蝗蟲所在
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儻不收獲豈免流
離寧蠶宗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陛下好生
惡殺此事請不煩出勅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
並請削除上許之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
事外議咸以爲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復請公思之崇
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蚺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
犬孔丘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
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擬餓殺此事崇已面經

奏定訖請公勿復爲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
關懷懷慎既庶事曲從音亦不敢逆崇之意蝗因此亦漸止息是時
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
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
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爲時所譏時有
中書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受蕃人珍遺事發上親加鞫問下獄
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上由是不悅其冬曲赦京城勅文特
標誨名今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面陳避相位薦宗
璟自代俄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居月餘玄宗將幸東都而
太廟屋壞上召宋璟蘇頌問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
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
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崩壞恐
神靈誠以東行不便耶崇對曰太廟殿本是符堅時所造隋文帝
創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氏舊制歲月滋深

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既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
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四海為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不甚豐
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為人行幸豈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
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以臣愚見舊廟既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
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上曰卿
言正合朕意賜絹二百匹今所司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改新廟
車駕乃幸東都因今崇五日一參仍入閣供奉甚承恩遇後又除
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年薨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
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為遺令以誠子孫其略曰
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
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
未之有也故范蠡躡廣之輩知知足之分前史多之況吾才不逮古
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講疾
虛憊雖終匪懈而請為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音蒙

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望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
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間已為陳迹誠哉此言皆見諸達官身亡
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半尺之間參商是競豈唯自玷仍
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莊田水碾既眾有之遞相推倚或致
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員達也所以預為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
靜思之深所歎服昔孔丘亞聖母墓毀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
卷而葬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
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貴於速朽子孫
皆遵成命迄今以為美談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
察幽明咸以奢厚為忠孝以儉薄為慳惜至今亡者致戮口暴骸
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謂可為痛哉可為痛哉死者無知自同
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極復何用違君父之
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
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

違之且神道惡奢冥塗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屠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福之報何其幾如梁武帝以萬乘為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八等比日度人造寺音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為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以情進得富貴長命者為誰生前易知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銜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夭橫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物之功耶宋書齊書傳有名僧為白黑論理證明白足解況

疑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譬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為實錄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怪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二人造像名為追福方便之教雖則多端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誑浸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二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為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心跡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為夫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見女子曹汝心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為此弊并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須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一個得輒用餘財為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玄牝為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敎而為業劫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彌法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沒之

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云十七年重贈崇太子太保崇長子彝開元
初光祿少卿次子昇坊州刺史少子奕少而脩謹開元末為禮部
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彝男閔為侍御史仙客
判官見仙客疾亟逼為仙客表請以奕及兵部侍郎盧奐為宰相
代已其妻因中使奏之玄宗聞而怒之閔決死奕出為永陽太守奐
為臨淄太守玄孫合登進士第授武功尉遷監察御史位終給事中
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後魏吏部尚書弁七代孫也
父玄撫以璟貴贈邢州刺史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於文翰弱
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侍臣張
易之誣構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
之說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
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
必叩閭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
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璟尋遷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

宗縱恣益橫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觀占吉凶言涉不
順為飛書所告璟庭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
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
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
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恐忤
旨遽宣勅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
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特勅原之仍令易
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
也璟嘗侍宴朝堂時易之兄弟皆為列卿位三品璟本階六品在
下座易之素畏璟妄悅其意虛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
才劣品卑張卿以為第一人何也當時朝列皆以二張內寵不名官
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
呼五郎為卿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若以親故當為張五足下
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鄭善果一何懦哉其剛正皆此類也自是

易之等常欲因事傷之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後言朝廷得失尋拜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託於璟璟止色謂之曰當今復于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俄有京兆人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官掖將為禍患之漸三思諷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配涿嶺南而死中宗幸西京令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帶本官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飢餓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又拒而不與由是為三思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在官清嚴人吏莫有犯者中宗晏駕拜洛州長史睿宗踐祚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官又兼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崔湜鄭愔相次典選為權門所制九流失敘預用兩年負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為士庶所歎至是璟

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敘時太平公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具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乃與姚崇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玄宗懼抗表請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為楚州刺史無幾歷魏兗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尋拜國子祭酒兼東都留守歲餘轉京兆尹復拜御史大夫坐事出為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仍為五府經略使廣州舊俗日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開元初徵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為侍中累封廣平郡公其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嶠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並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執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艱弊於是遽令捨之璟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使

符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俄又令璟
與中書侍郎蘇頲為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璟等奏曰
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犬牙彼何足云於斯為盛竊以
郊郊王等傍有古邑字臣等以類推擇謹件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
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
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邑號者七子均養百王至仁
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中典
有常度昔素盞降慎夫人之席文帝貢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為嫌
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上
稱歎之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皎卒及將築墳皎子駙馬都尉守
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謀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環及蘇頲請
一依禮式上初從之翌日又令準老謀舊例璟等上言曰夫儉德
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誡厚葬實君子所非古者墓而
不墳蓋此道也凡人子於哀送之際則不以禮制為思故周孔設齊

斬緦免之差衣衾棺槨之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野驪
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
至孝要道也中官若以為言則此理固可敦諭在外或云竇太尉
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
常式又貞觀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加於長
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姑姊為長公主皇帝之女為公主既有長
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群臣欲
封皇子為王帝曰朕子豈敢以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之文德皇
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
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鄴陵禍不旋踵為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順
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況今之所載預作紀綱情既無窮故為之制
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頃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
夷等輩及城市間人遞以奢靡相高不將禮儀為意今以后父之
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

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已以聞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寰區聲光竹素儻中宮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即準一品合陪陵葬者墳高三丈已上四丈已下降勅將同陪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上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賫綵絹四百匹分賜之先是朝集使每至春將還多有改轉率以爲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絕其僥求之路又禁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銷毀之頗招士庶所怨俄授璟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梁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怡禁繫極衆久之未能決斷乃詔璟兼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緣梁山詐稱婚禮因假借得罪及脅從者盡奏原之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爲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爲別歷時所有嘉謨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

得失特賜綵絹等仍手制曰所進之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其見重如此俄又兼吏部尚書十七年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官勅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寮玄宗賦詩褒述自寫與之二十年以年老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況且兼之何能爲也臣自拔跡幽介欽屬盛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使再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紊彝章逮居端揆左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用慙他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僦俛從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德冀竭消塵之効今積羸成憊沉痾莫療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惟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祿且留章綬不上闕庭儀形此乖禮法何設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詞矜臣之不逮使罷歸私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誘下知死所則歸

全之望獲在愚臣養老之恩成於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
軒墀伏深感戀謹奉表陳乞以聞手勅許之仍令全給祿俸璟乃
退歸東都私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二十二年加馬幸東都璟於路
左迎謁上遣榮王親勞問之自是頻遣使送藥餌二十五年薨年
七十五贈太尉諡曰文貞子昇天寶初太僕少卿次尚漢東太守
次渾與右相李林甫善引為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
採訪使次恕都官郎中劍南採訪判官依倚權勢頗為貪暴渾
在平原重徵一年庸調作東畿採訪使又使河南尉楊朝宗影娶
妻鄭氏鄭氏即薛稷外孫姊為宗婦孀居有色渾有妻使朝宗娣
而渾納之奏朝宗為赤尉恕在劍南有雒縣令崔珪恕之表兄妻
美恕誘而私之而貶珪官又養刺客李晏至九載並為人所發賊
私各數萬貫林甫奏稱璟子渾就東京臺推恕就本使劍南推皆
有實狀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海康郡尚其載又為人訟其賊貶
臨海長史其子華衡居官皆坐賊相次流貶其後渾會赦量移至
嶺卒

東陽郡下請託過求及役使人吏求其資課人不堪其弊訟之配
流潯江郡然兄弟盡善善飲詐俳優雜戲衡最麤險廣平之風
教無復存矣廣德後渾除太子人謂德為物議薄之乃留寓於江
嶺卒
史臣曰履艱危則易見良臣處平定則難彰賢相故房杜預創業
之功不可儔匹而姚宋經武韋二后政亂刑淫頗涉履於中克全
聲跡抑無愧焉
贊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為政匪易防刑益難諫諍以猛施張用
寬不有其道將何以安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六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觀察使司幹辦公事蘇之勳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七

劉

昉

等修

劉幽求

鍾紹京

郭元振

張說

說子均均

陳希烈附

劉幽求冀州武強人也聖曆年應制舉拜閬中尉刺史不禮焉乃
 弄官而歸久之授朝邑尉初相彥範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竟
 不殺武三思幽求謂相劾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
 恐噬臍無及相劾等不從其言後果為三思誣構列於嶺外及韋
 庶人將行篡逆幽求與玄宗潛謀誅之乃與苑惣監鍾紹京長上
 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暉等夜從入禁中討平之是
 夜所下制勅百餘道皆出於幽求以功擢拜中書舍人令參知機
 務賜爵中山縣男食實封二百戶翌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
 追贈刺史睿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事
 進封徐國公加實封通前五百戶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區地十

三十三

唐書中

卷四十七

頃馬四匹加以金銀雜器景雲二年遷戶部尚書罷知政事月餘
 轉吏部尚書擢拜侍中降璽書曰頃者王室不造中宗猷代外戚
 專政姦臣擅國將傾社稷幾遷龜鼎朕躬與王公皆將及於禍難
 卿見危思奮在變能通詞贊儲君協和義士殄殲元惡放殛凶徒
 我國家之復存厥茲是賴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軸朕
 卿以茅土然征賦未廣寵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
 賞復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兼舊七百戶使夫高岸為谷
 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又以卿忘軀徇難宜有恩榮故特
 免卿十死罪並書諸金鐵俾傳于後卿其保茲功業永作國禎可
 不美歟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
 求初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
 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湜又託附
 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請以羽林兵誅
 之仍令暉密奏玄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

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謀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
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
求已共臣作定謀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
若奉殿下命當即除翦上深以為然暉又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
賓立宗大懼遽列上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推鞠之法
官奏幽求等以疎閒親罪當死立宗屢救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
暉于峯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下詔曰劉幽求風雲之感
川嶽粹靈與字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忠以成謀用
若投水茂勳立艱難之際嘉話盈啓沃之初存讜直以不顧為茲
邪之所忌豐萌頗露譖端潛發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既殄羣兇
方宣大化期間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旨全此光祿大夫
守尚書左僕射知軍國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仍依舊還封
七伯戶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乃
授幽求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未幾除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姚崇
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怏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制
其實封六百戶歲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在道憤
恚而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配享睿宗廟庭是年三
年重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為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
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景龍中為苑惣監立
宗之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戶奴及丁夫以從及事成其夜拜紹京銀
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叅知機務翌日進拜中書令加光祿大夫
封越國公賜實封五百戶賜物二千段馬十匹紹京既當朝用專恣
情賞罰甚為時人所惡俄又抗疏讓官睿宗納薛稷之言乃轉為
戶部尚書出為蜀州刺史立宗即位復召拜戶部尚書遷太子詹
事時姚崇素惡紹京之為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
及坐事累貶琰川尉盡削其階爵及實封俄又歷遷温州別駕開
元十五年入朝因垂泣奏曰陛下豈不記疇昔之事耶何忍弃臣某

外永不見闕庭且當時立功之人今並已歿唯臣衰老獨在陛下豈不垂愍耶立宗爲之惘然即日拜銀青光祿大夫右諭德久之轉少詹事年八十餘卒紹京雅好書畫古跡聚二王及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建中元年重贈太子太傅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使聘於吐蕃吐蕃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宜元振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之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鎮不可拔兵不可抽則宜爲計以緩之藉事以誘之使彼和望未絕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患遠甘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

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內患者甘涼瓜肅是關隴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脫甘涼有不虞豈堪廣調發耶夫善爲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安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懼漢侵竊故有是請此則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比爲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要者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恠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於蕃力強易爲東擾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是塞欽陵之口而事未全絕也如欽陵小有乖則曲在彼矣又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遙有分裂亦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馭之長策也則天從之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將論欽陵欲分四鎮境統兵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每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

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則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若臣果相猜貳因誅大將論欽陵其弟贊婆及兄子蕃布支並來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今卿率騎以接之後吐蕃將麴蕃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唐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參預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大足元年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界積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交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余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風神偉壯而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今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督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

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因遣使進馬五千匹及方物制以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先是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眾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啜行至播仙城與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相遇以悌謂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眾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賜二公請留不行仍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徵甲馬以助軍用既得報讎又得存其部

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發然其言便勒兵攻陷于
闐坎城獲金寶貝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賂於宗紀元振聞其謀慮上
疏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得通
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
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
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日相屠滅兼以人畜疲瘠財力困窮
人事天時俱未稱愜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
四鎮也如國力躬足之後則必爭小事方便絕和縱其醜徒來相
吞擾此必然之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作鄉
道守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頃緣默發憑凌所應處兼四鎮兵士
歲久貧羸其勢未能得爲忠節經略非是憐突騎弛也忠節不體
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吐蕃吐蕃得志忠節則在其掌握若爲復
得事漢往年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
樹恩之後或請分子闐踈勒不知欲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

婆羅門等國見今攜背忽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
之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願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請無
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實爲非便又請阿史
那獻者豈不以獻等並可汗子孫來即可以招脅十姓但獻父元
慶叔僕羅兄倭子并斛瑟羅及懷道豈不俱是可汗子孫往四鎮
以他匄十姓不安請冊元慶爲可汗竟不能招脅得十姓却今元
慶沒賊四鎮盡淪頃年忠節請斛瑟羅及懷道俱爲可汗亦不能
招脅得十姓却遣碎葉數年被圍兵士飢餒又吐蕃頃年亦冊倭
子及僕羅并拔布相次爲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滅何則
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人心不歸來者旣不能招
携唯與四鎮却生瘡痍則知冊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十姓之策
也今料獻之恩義又隔遠於其父兄向來旣未樹立得感恩亦何由
即遣人心懸附若自舉兵力勢能取則可招脅十姓不必要須得
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稅甲稅馬以充軍用者但

往年虔瓘已曾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稅甲稅馬臣在疎勒具訪不聞得一甲入軍拔汗那胡不勝侵擾南勾吐蕃即將倭子重擾四鎮又虔瓘往入之際拔汗那四面無賊可勾恣意侵吞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為蔽今比有娑葛強寇知虔瓘等西行必請相救胡人則內堅城壘突厥則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內外受敵自陷危道徒與賊結隙今四鎮不安臣愚揣之亦為非計疏奏不省楚客等既受闕啜之賂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持璽書便報元振除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巴西兵募兼徭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時元振在疎勒於河口柵不敢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殺嘉賓等呂守素至僻城亦見害又殺牛師獎於火燒城乃陷安西四鎮路絕楚客又奏請周以梯代元振

統衆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曰與漢本來無惡只辭於闕啜而宗尚書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狀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子鴻聞道奏其狀以梯音得罪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梯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元振奏稱西土未寧事資安撫逗遛不敢歸京師會楚客等被誅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宋璟為吏部尚書無幾轉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時元振父愛年老在鄉就拜濟州刺史仍聽致仕其冬與韋安石張說等俱罷知政事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為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華州至忠實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誅之睿宗登承天門元振躬率兵侍衛之事定論功進封代國公食實封四百戶賜物二千

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節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玄宗
於驪山講武坐軍容不整坐于燾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
前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宥宥乃赦之流于新州尋
又思其舊功起為饒州司馬元振自恃功勳怏怏不得志道病卒
開元十年追贈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陽弱冠
應詔舉對策乙第授太子校書累轉右中書關預修三教珠英久視
年則天幸三陽宮自夏涉秋不時還都訟上疏諫曰陛下屯萬乘
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言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為陛下陳其
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
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
費資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
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
人鐔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誠無

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告成徧小萬方輒湊填城盜郭併指無
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惇老病流轉衢巷
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心削
鑿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
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
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所出入來
往雜人甚多外無牆垣局禁內有榛藂谿谷猛毅所伏暴匿是
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象密乘嶮嶮卒然有逸獸狂犬驚
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一宜易也易曰思患
預防願陛下為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胡寇
覩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地平輸漕方始巨
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
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自度
芻蕘議十不一從何者沮盤遊之娛聞林岵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

要後利而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跡奏不省長安初修三教珠英畢遷右史內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擢拜鳳閣舍人時麟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構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稱其謀反引說令證其事說至御前揚言元忠實不反此是易之誣構耳元忠由是免誅說坐忤旨配流欽州在嶺外歲餘中宗即位召拜兵部員外郎累轉工部侍郎景龍中丁母憂去職起復授黃門侍郎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之是時風教頹紊多以起復為榮而說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上為識者所稱服然後為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館學士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元年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構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數百人考訊結構之狀經時不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張靈均鄭愔等盡得其情狀自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放睿宗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

能如此立宗在東宮說與國子司業褚元量俱為侍讀深見親敬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是歲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左右相顧莫能對說進曰此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睿宗大悅即日下制皇太子監國明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蕭蕭至忠崔湜等為宰相以說為不附已轉為尚書左丞罷知政事仍令往東都留司說既知太平等陰懷異計乃因使獻佩刀於立宗請先事討之立宗深嘉納焉及至忠等伏誅徵拜中書令封燕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季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厚以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踈體趾

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洩比齊優恐非干羽
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俄而為姚崇所構出為
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轉嶽州刺史仍停所
食實封三百戶遷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開元七年檢校
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史仍賈
史本隨軍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忠等千
餘人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
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下帳下召酋帥以慰
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
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効
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九年四月胡賊康待賓率眾
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池等六州詔王晙率兵討之仍令
說相知經略時叛胡與党項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
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党項自相殺阻

夜胡乃西遁入鐵建山餘黨潰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
獻請因此誅党項絕其翻動之計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
誅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項餘燼其年拜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依舊修國史明年又勅說為朔方軍節度
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有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降胡康願
子自立為可汗舉兵反謀掠監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兵討擒之
并獲其家屬於木盤山送都斬之其黨悉平獲男女三千餘人於
是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配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
朔方千里之地說以討賊功復賜實封二百戶先是緣邊鎮兵常
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不假師眾奏罷二十餘萬勒還營農立
宗頗以為疑說奏曰臣久在壇場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衛及雜
使營私若御敵制勝不在兵多而農隙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
請以闔門白口為保以陛下之明四夷畏伏必不慮減兵而招寇
也上乃從之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說又建策請一切

召募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逋逃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萬人分繫諸衛更番上下以實京師其後曠騎是也是歲玄宗將還京而便幸并州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王業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睢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隆典以為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上從其言及祀后土禮畢說代張嘉貞為中書令夏四月玄宗親為詔曰動惟直道累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說又首建封禪之議十三年受詔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等撰東封儀注舊儀不便者說多所裁正語在禮志玄宗尋召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為集賢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授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及將東封授說為右丞相兼中書令源乾曜為左丞相兼

侍中蓋勒成代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說又撰封禪壇頌以紀聖德初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禪而說固贊其事由是頗不相平及登山說引所親攝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外加階超入五品其餘官多不得上又行從兵士惟加勳不得賜物由是頗為內外所怨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策請括天下逃戶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嫌其擾人不便數建議違之及東封還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銓融與禮部尚書蘇頲等分掌選事融等每有奏請皆為說所抑由是銓綜失敘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李林甫奏彈說引術士夜解及受贓等狀勅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珪御史大夫崔隱甫就尚書省鞫問說兄左庶子光誦朝堂割耳稱冤時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並依倚說勢詐假納賂又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說占卜吉凶為隱甫等所鞫伏罪說經兩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迴奏說坐於草上於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玄宗憫之力士奏曰說曾

為侍讀又於國有功立宗然其奏由是停兼中書今觀及慶則決
杖而死連坐遷貶者十餘人隱甫及融等恐說復用為已患又密
奏毀之明年詔說致仕仍令在家修史初說為相時立宗意欲討
吐蕃說密奏許其通和以息邊境立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
冀死說因獲雋州關羊上表獻之以申諷諭其表臣聞勇士冠雞
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關羊遠生越雋甚蓄性剛決敵不避強戰
不顧死雖為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
方鳥不遁才獸不藏伎如蒙効奇靈圃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
氣前躡躡以奮擊手跋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膝
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鷙恨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
捐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鬪不解立有死者所願至
仁無殘量方取勸焉臣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誦金明門奉進
立宗深悟其意賜絹及雜絲一千匹十七年復拜尚書左丞相集賢
院學士尋代源乾曜為尚書左丞相視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帳設音
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敘其事尋以修謁陵儀注功加開府
儀同三司時長子均為中書舍人次子均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
尉又特授說兄慶王傅光為銀青光祿大夫當時榮寵莫以為比
十八年遇疾立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薨
時年六十四上惜惻久之遽於光順門舉哀因罷十九年元正朝
會詔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
而百度允釐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今徽策寵
章播芳蕤於後葉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
院事上柱國燕國公張說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
有釋其至蹟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
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春容之聲叩而盡應蘊泉源之智
啓而斯沃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則朝政惟允司鈞揔六
官之紀端揆為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
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于嗟不慈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泠然在耳

王殿遺草宛留其跡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當守撫八臨樂徹
懸罷稱錫之儀遵公祿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段始立宗在東
宮說已蒙禮遇及太平用事儲位頗危說獨排其黨請太子監國
深謀密畫音清內難遂為開元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
凡三十年為之後麗川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選述天
下詞人咸誦誦之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喜延納後進
善書已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其封
泰山祠雖上謁五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為唱首而又敦氣
義重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時中書舍人徐堅自負
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堅列曰此
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
奢縱之失或興地宮室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
圖書詳延學者今雖在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
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立宗知之由是尊說

三十三

唐書

一

陳

既遭讒譏罷知政事專集賢文史之任每軍國大事帝遣五使先
訪其可否說嘗自製其父贈丹州刺史隲碑文立宗聞之而御書
其碑額賜之曰嗚呼善之墓有文集三十卷太常謚議曰文貞
左司郎中陽伯城駁議以為不稱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
常為定紛論未決立宗既在中書兄弟已掌論翰之任居父憂服闋
是方定均均俱能文宗二十六年坐累貶饒州刺史以太子左庶
子復復為戶部侍郎
李林甫所抑及林甫死
用事心頗惡之罷希烈
為大理卿均大失望
樞衡李峴曰謹條流
長流合浦郡

宗以主婿立宗特深
罷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嘗賜珍玩

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均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天寶中文宗嘗幸均內宅謂均曰希列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均錯愕未對帝即曰無踰吾愛婿矣均降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列罷相與韋見素代均深敵望天寶十三年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入朝時祿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寵異祿山求帶平章事下中書擬議國忠進言曰祿山誠立軍功然眼不識字制命若行臣恐四夷輕國玄宗乃止加左僕射而已及祿山還鎮命中官高力士餞於滹坡既還帝曰祿山慰意否力士曰觀其深心鬱鬱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均所告帝怒盡逐張均兄弟出均為建安太守均為盧溪郡司馬均為宜春郡司馬歲中召還再遷為太常卿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從朝臣多不至次咸陽帝謂高力士曰昨日蒼黃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力士曰張均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為祿山所器必不此來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琯至帝大悅因問均均曰臣離京時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趣向來意不切既而均弟兄果受祿山僞命均與陳希列為賊宰相均死於賊中陳希列者宋州人也精立學書無不覽開元中文宗留意經義自褚元量元行冲卒後得希列與鳳翔人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累遷至秘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希列之手李林甫知上睦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為宰相同知政事相得甚歡而林甫居位日久雖陰謀姦畫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累遷兼兵部尚書左相封潁川郡開國公寵遇侔於林甫及林甫死楊國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列知政事守太子太師希列失恩心頗怏怏祿山之亂與張均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六等定罪希列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

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材逢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朝為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恥不義之富安及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虎之師斷獯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堦務速失節賊廷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汙圯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柔而多智長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膏肓耳贊曰箕微去紂閔散扶昌謀不近義旋踵而已幽求不令道濟允臧偉哉郭侯勲德煌煌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七

右參謀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